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七十三卷 劉東山誇技順城門

詩曰：弱為強所制，不在形巨細。
蝟蛆帶是鉗，何曾有長喙？

話說天地間有一物，必有一制，誇不得高，恃不得強。這首詩所言「蝟蛆」是甚麼？就是那赤足蜈蚣，俗名「百腳」，又名「百足之蟲」。這「帶」又是甚麼？是那大蛇。其形似帶，故得此名。嶺南多大蛇，長數丈，專要害人。那邊地方居民，家家畜養蜈蚣，有大尺餘者，多放在枕畔或枕中，若有蛇至，蜈蚣便噴噴作聲。放它出來，它鞠起腰來，首尾著力一跳，有一丈來高，便搭住在大蛇七寸內，用那鐵鉤也似一對鉗來鉗住了，吸它精血，至死方休。這數丈長、鬥來大的東西，反纏死在尺把長、指頭大的東西手裡，所以古語道：「蝟蛆鉗帶。」蓋謂此也。

漢武旁征和三年，西胡月支國獻猛獸一頭，形如五六日新生的小犍，不過比狸貓般大，拖一個黃尾兒，那國使抱在手裡來獻，武帝見它生得猥瑣，笑道：「此小物，何謂猛獸？」

使者對曰：「夫威加於百禽者，不必計其大小。是以神麟為巨象之王，鳳凰為大鵬之宗，亦不在巨細也。」武帝不信，乃對使者說：「試叫它發聲來朕聽。」使者乃將手一指，此獸舐唇搖首，猛發一聲，便叫平地上走一個霹靂。兩目閃爍，放出兩道電光來。武帝登時顯出亢金椅子，急掩兩耳，顫一個不住。侍立左右及羽林擺仗下軍士手中所拿的東西，悉皆震落。武帝不悅，即傳旨意，教把引獸付上林苑中，將虎食之。

上林苑令遵旨，只見拿到虎圈邊放下，群虎一見，皆縮做一堆，雙膝跪倒。上林苑令奏聞，武帝愈怒，要殺此獸，明日連使者與猛獸皆不見了。

猛悍到虎豹，卻乃怕此小物。所以人之膂力強弱，智術長短，沒個限數。正是：

強中更有強中手，莫向人前誇大口。

當時有一個舉子，不記姓名地方。他生得膂力過人，武藝出眾，一生豪俠好義，真正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。他進京會試，不帶僕從，恃著一身本事，韉著一匹好馬，腰束弓箭短劍，一鞭獨行。一路收拾些雉兔野味，到店肆中宿歇，便安排下酒。

一日，在山東路上，馬跑得快了，趕過了宿頭。至一村莊，天已昏黑，自度不可前進，只見一人家開門在那裡，燈光射將出來。舉子下馬，一手牽著，挨近看時，只見進了門，便是一大空地。空地有三四塊太湖石迭著，正中有三間正房，有兩間廂房。一老婆子坐在中間績麻，聽見庭中馬足之聲，起身來問，舉子高聲道：「媽媽，小生是失路借宿的。」那老婆子道：「官人不方便，老身做不得主。」聽他言詞中間，帶些悽慘。舉子有些疑心，便問道：「媽媽，你家男人多在那裡去了？如何獨自一個在這裡？」老婆子道：「老身是個老寡婦，夫亡多年，只有一子，在外做商人去了。」舉子道：「可有媳婦麼？」老婆子蹙著眉頭道：「是有一個媳婦，賽得過男子，盡掙得家住。只是一身大氣力，雄悍異常。且是氣性粗急，一句差池經不得，一指頭擦著便倒。老身虛心冷氣，看他眉頭眼後，常是不中意，受他凌辱的。所以官人借宿，老身不敢做主。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舉子聽得，不覺雙眉倒豎，兩眼圓睜，道：「天下有如此不平之事！惡婦何在？我為爾除之。」遂把馬拴在庭中太湖石上了，拔出劍來。老婆子道：「官人不要太歲頭上動土，我媳婦不是好惹的。他不習女工針指，每日午飯已畢，便空身走去山裡尋幾個獐鹿獸兔還家，醃臘起來，賣與客人，得幾貫錢。常是一二更天氣才得回來。日逐用度，只靠著他這些，所以老身不敢逆他。」舉子按下劍，入了鞘，道：「我生平專一欺硬怕軟，替人出力。諒一個婦女，到得那裡！既是媽媽靠他度日，我饒他性命不殺他，只痛打他一頓，教訓他一番，使他改過性子便了。」老婆子道：「他將次回來了，只勸官人莫惹事的好。」舉子氣忿忿的等著。

只見門外一大黑影，一個人走將進來，將肩上叉口也似一件東西往庭中一摔，叫道：「老嫗，快拿火來，收拾行貨。」

老婆子戰兢兢的道：「是甚好物事呀？」把燈一照，吃了一驚，乃是一個死了的斑斕猛虎。那舉子的馬在火光裡看見了死虎，驚跳不住起來。那婦女看見，便道：「此馬何來？」舉子暗裡看時，卻是一個黑長婦人。見他模樣，又背了個死虎來，忖道：「也是個有本事的。」心裡就有幾分懼他。忙走去帶開了馬，縛住了，走向前道：「小子是失路的舉子，趕過宿頭，幸到寶莊，見門尚未闔，斗膽求借一宿。」那婦人笑道：「老ac*好不曉事！既是貴人，如何更深時候，叫他在露天立著？」指著死虎道：「賤婢今日山中遇此潑花團，爭持多時，才得了當。」

歸得遲些，有失主人之禮，貴人勿罪！」舉子見他語言爽快，禮度周全，暗想也不是不可化誨的，連應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

婦人走進堂，提一把椅來，對舉子道：「該請進堂裡坐，只是姑媳兩人都是女流，男女不可相混，屈在廊下一坐。」復又掇張桌來，放在面前，點個燈來安下。然後下庭中來，雙手提了死虎，到廚下去了。

須臾之間，燙了一壺熱酒，托出一個大盤來，內有熟騰騰一盤虎肉，一盤鹿脯，又有些醃臘雉兔之類五六碟，道：

「貴人休嫌輕褻則個！」舉子見他慇懃，接了自斟自飲。須臾間酒盡肴完，舉子拱手道：「多謝厚款！」那婦人道：「惶愧，惶愧。」便將盤子來收拾桌上碗盞。舉子乘間便說道：「看娘子如此英雄，舉止恁地賢明，怎麼尊卑分上覺得欠些個？」那婦人將盤一擱，且收拾，怒目道：「適間老死魅曾對貴人說些甚話麼？」舉子忙道：「這是不曾，只是看見娘子稱呼之詞色之間，甚覺輕佻，不像個婆媳道理。及見娘子待客周全，才能出眾，又不像個不近道理的，故此好言相問一聲。」

那婦人見說，一把扯了舉子的衣袂，一隻手移著燈，走到太湖邊來，道：「正好告訴一番。」舉子一時間掙扎不脫，暗道：「等他說得沒理時，算計打他一頓。」只見那婦人倚著太湖石，就在石上拍拍手道：「前日有一事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是我不是？是他不是？」道罷，便把一個食指向石上一划道：「這是一件了。」划了一划，只見那石皮亂爆起來，已自掘去了一寸有餘深，連連數了三件，划了三划，那太湖石上便似錐子鑿成一個「川」字，斜看來又是「三」字，足足皆有寸餘，就像個刻的一般。那舉子驚得渾身出汗，滿面通紅，連聲道：「都是娘子的是。」把一片要與他分個皂白的雄心，好像一桶雪水對頭一淋，氣也不敢抖了。婦人說罷，擎起一張筐牀來與舉子自睡，又替他喂好了馬，卻走進去與老婆子關了門，息了火睡了。

舉子一夜無眠，歎道：「天下有這等大力的人，早是不曾與他交手，不然性命休矣！」等到天明，韉了馬，作謝了，再不說一句別的話，悄然去了。自後收拾了好些威風，再也不去惹閒事管，也只是怕逢著剛強似他的吃了虧。

今日說一個恃本事、說大話的，受了好些驚恐，惹出一場話柄來。正是：

虎為百獸尊，百獸伏不動；

若逢獅子吼，虎又全沒用。

話說國朝嘉靖年間，直隸河間府交河縣，一人姓劉名嵌，呼做劉東山，在北京巡捕衙門裡當一個緝捕軍校的頭。此人有一身好本事，弓馬熟嫻，發矢再無空落，人號他「連珠箭」。隨你異常狠盜，逢著他便如甕中捉鱉，手到拿來，因此也積攢得有些家事。年三餘，覺得心裡不耐煩做此道路，告脫了，在本縣去別尋生理。

一日，冬底殘年，趕著驢馬餘頭到京師轉賣，約賣得一百多兩銀子。交易完了，至順城門（即宣武門）僱驢歸家。

在驢馬主人店中遇見一個鄰舍張二郎入京來，同在店買飯吃。

二郎問道：「東山何往？」東山把前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「而今在此僱驢，今日宿了，明日走路。」二郎道：「近日路上好難行！

良鄉、鄭州一帶，盜賊出沒，白日劫人。老兄帶了許多銀子，沒個做伴，獨來獨往，只怕著了道兒，須放仔細些！」東山聽

罷，不覺鬚眉開動，唇齒奮揚，把兩隻手捏了拳頭，做一個弓的手勢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二□年間，張弓簇箭，不曾撞個對手。今番收場買賣，定不到得折本。」店中滿座聽見他高聲大喊，盡回頭來看，也有問他姓名的，道：「久仰，久仰！」二郎自覺有些失言，作別出店去了。

東山睡到五更，把頭梳洗結束了，將銀子緊縛裹肚內，紮在腰間。肩外掛一張弓，衣外跨一把刀，兩膝下藏矢二□簇，揀一個高大的健騾，騰地騎上，一鞭前走。走了三四□里，來到良鄉，只見後頭有一人馬趕來，遇著東山的騾，便按轡少駐，東山舉目觀他，卻是一個二□歲左右的美少年，且是打扮得好！但見：

黃衫氈笠，短劍長弓。箭房中新矢二□餘枝，馬額上紅纓一大簇。裹腹闊裝燦爛，是個白面郎君；隨人緊轡噴嘶，好匹高頭駿騎！

東山正在顧盼之際，那少年遙叫道：「我們一起走路則個。」就向東山拱手道：「造次行途，願問高姓大名？」東山笑道：「小可姓劉名嶽，別號東山，人只叫我是劉東山。」少年道：「久仰先輩大名，如雷貫耳；小人有幸相遇。今先輩欲何往？」東山道：「小可要回本籍交河縣去。」少年道：「恰好，恰好。小人家住臨淄，也是舊族子弟，幼年頗會讀書，只因性好弓馬，把書本丟了。三年前帶了些資本往京貿易，頗得些利息。今欲歸家婚娶，正好與先輩作伴，同路行去，放膽壯些。直到河間府城，然後分路，有幸有幸。」東山一路看他腰間沉重，語言溫謹，相貌俊逸，身材小巧，諒道不是歹人。且路上有伴，不至寂寞，心上也歡喜，道：「當得相陪。」是夜，一同下了旅居，同一處飲食歇宿，如兄若弟，甚是相得。

明日並轡出涿州，少年在馬上問道：「久聞先輩最善捕賊，一生捕得多少？也曾撞著好漢否？」東山正要誇逞自家手段，這一問揉著癢處，且是他年少可欺，便侈口道：「小弟生平兩隻手一張弓，拿盡綠林中人，也不計其數，並無一個對手。這些鼠輩，何足道哉！而今中年心懶，故棄此道路，倘若前途撞著，便中拿個把兒，你看手段！」少年但微微冷笑，道：

「原來如此。」就馬上伸手過來，說道：「借肩上寶弓一看。」東山在騾上遞將過來。少年左手拿住，右手輕輕一拽就滿，連放連拽，就如一條軟絹帶。東山大驚失色，也借少年的弓過來看看。那少年的弓，約有二□斤重。東山用盡平生之力，面紅耳赤，不要說扯滿，只求如初八夜頭的月再不能夠。東山惶恐無地，吐舌道：「使得好硬弓也！」便向少年道：「老弟神力何至於此！非某所敢望也。」少年道：「小人之力，何足稱神？先輩弓自太軟耳。」東山贊歎再三，少年極意謙謹。晚上又同宿了。至明日，又同行。日西時，過雄縣，少年拍一拍馬，那馬騰雲也似前面去了。

東山望去不見了少年。他是賊窠中弄老了的，見此行止，如何不慌？私自道：「天教我這番倒了架也！倘是個良人，這樣神力，如何敵得？勢無生理。」心上正如□五個吊桶打水——

七上八落的，沒奈何，迤迤行去。行得一二鋪，遙望見少年在百步外，正弓挾矢，扯個滿月，向東山道：「久聞足下手中無敵，今日請先聽箭風。」言未罷，颯的一聲，東山左右耳根相聞，肅肅如小鳥前後飛過，只不傷著東山。又將一箭引扣，正對東山之面，大笑道：「東山曉事人，腰間騾馬錢快送我吧，休得動手！」東山料是敵他不過，先自慌了手腳，只得跳下鞍來，解了腰間所繫銀袋，雙手捧著，膝行至少年馬前，叩頭道：「銀錢謹奉，好漢將去，只求饒命！」少年馬上伸手提了銀包，大喝道：「要你性命做甚！快走！快走！你老子有事在此，不得同兒子前行了。」撥轉馬頭向北一道煙跑，但見一路黃塵滾滾，霎時不見了。

東山呆了半晌，捶胸跌足起來道：「銀錢失去也罷，叫我怎麼做人？一生好漢名頭到今日弄壞，真是張天師吃鬼迷了，可恨！可恨！」垂頭喪氣，有一步沒一步的，空手歸交河。

到了家裡，與妻子說知其事，大家可惱一番。夫妻兩個商量收拾些本錢，在村郊開個酒鋪，賣酒營生，再不去張弓挾矢了。又怕有人知道壞了名頭，也不敢向人說著這事，只索罷了。過了三年，一日，正值寒冬天道，有詞為證：

霜瓦鴛鴦，風簾翡翠，今年早是寒少。矮釘明窗，側開朱戶，斷莫亂教人到。重陰未解，雲與雪商量不少。青帳垂氈要密，紅幕放圍宜小。（詞寄《天香子》）

卻說冬日間，東山夫妻正在店中賣酒，只見門前來了一伙騎馬的客人，共是□一個。個個騎的是自轡的高頭駿馬，鞍轡鮮明，身上俱緊束短衣，腰帶弓矢刀劍，次第下了馬。走入肆中來。解了鞍轡。劉東山接著，替他趕馬歸槽。後生自去銜草煮豆，不在話下。

內中只有一個未冠的人，年紀可有□五六歲，身長八尺，獨不下馬，對眾道：「弟□八自向對門住休。」眾人都答應一聲，道：「咱們在此少住，便來伏侍。」只見其人自走對門去了，□人自來吃酒。主人安排些雞、豚、牛、羊肉來做下酒。

須臾之間，狼吞虎咽，算來吃夠有六七□斤的肉，傾盡了六七壇的酒，又教主人將酒肴送對門樓上，與那未冠的人吃。眾人吃完了店中東西，還叫未暢，遂開皮囊，取出鹿蹄、野雉、燒兔等物，笑道：「這是我們的東道，可叫主人來同酌。」東山推遜一回，才來坐下。把眼去逐個瞧一瞧，瞧到北面左手那一人，氈笠兒垂下，遮著臉不甚分明。猛見他抬起頭來，東山仔細一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只叫得苦。你道那人是誰？正是在雄縣劫了騾馬金去的那一個同行少年。東山暗想道：「這番卻是死也！我些些生計，怎禁得他要起！況且前日一人尚不敵，今人多如此，想必個個一般英雄，如何是了？」心中忒忒的跳，真如小鹿兒撞，面向酒杯，不敢則一聲。眾人多起身與主人勸酒，北面左手坐的那一個少年，把頭上氈笠一掀，呼主人道：「東山，別來無恙麼？往昔承挈同行周旋，至今想念。」東山面如土色，不覺雙膝跪下道：「望好漢恕罪！」少年跳離席間，也跪下去扶起來，挽了他手道：「快莫要作此狀！

快莫要作此狀！羞死人！昔年俺們眾兄弟在順城門店中，聞卿自誇手段天下無敵，眾人不平，卻教小弟在途間作此一番輕薄事，與卿作耍取笑一回。然負卿之約，不得到河間。魂夢之間還記得與卿並轡任丘道上，感卿好情，今當還卿□倍。」

言畢，即向囊中取出千金，放在案上，向東山道：「卿當別來一敬，快請收進。」東山如醉如夢，呆了一晌，道又是取笑，一時不敢應承。那少年見他遲疑，拍手道：「大丈夫豈有欺人的事！東山也是個好漢，直如此膽氣虛怯！難道我們弟兄直到得真個取你的銀子不成？快收了去。」

劉東山見能說得慷慨，料不是假，方才如醉初醒，如夢方覺，不敢推辭。走進去與妻子說了，就叫他出來同收拾了進去。安頓已了，兩人商議道：「如此豪傑，如此恩德，不可輕慢！我們再須殺牲開酒，索性留他們過宿玩耍幾日則個。」

東山出來稱謝，就把此意與少年說了。少年又與眾人說了，大家道：「既是這位弟兄故人，有何不可？可是還要去請問□八兄一聲。」便一齊走過對門，與未冠的那一個說話。東山也隨了去，看這些人見了那個未冠的，甚是恭謹，那未冠的待他眾人甚是莊重。眾人把主人要留他們過宿玩耍的話說了，那未冠的說道：「好，好，不妨。只是酒醉飯飽，不要貪睡，負了主人慇懃之心。少有動靜，俺腰間兩刀有血吃了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弟兄們理會得。」東山一發莫測其意。眾人重到肆中，開懷再飲。又攜酒列對門樓上，眾人不敢陪，只是□八自飲自酌。他一個吃的酒肉，比得店中五個人。□八兄笑著自探囊中取出一個純銀釭籬來，煽起炭火做煎餅自啖，連啖了百餘個。收拾了，大踏步出門去，不知所向，直到天色將晚，方才回來，重到對門住下，竟不到劉東山家來。

眾人自在東山家吃耍，走出對門相見，□八兄也不甚與他們言笑，大是倨傲。東山疑心不已，背地扯了那同行少年，問他道：「你們這個□八兄，是何等人？」少年不答應，反與眾人說了，各大笑起來，不說來歷，但高聲吟詩曰：「楊柳桃花相間出，不知若個是春風？」吟畢，又大笑。住了二日，俱各作別了，結束上馬。未冠的在前，其餘眾人在後，一擁而去。

東山到底不明白，卻是驟得了千來兩銀子，手頭從容，又怕生出別事來，搬在城內，號做營運去了。後來見人說起此事，有識得的，道：「詳他兩句語意，是個『李』字，況且又稱□八兄，想必未冠的那人姓李，是個為頭的了。看他對眾的說話，他恐防有人暗算，故在對門兩處住了，好相照察。亦且不與□人作伴同食，有個尊卑的意思。夜間獨出，想又去做甚麼勾當來。卻也沒處查他的確。」

那劉東山一生英雄，遇此一番，過後再不敢說一句武藝上頭的話，棄弓折箭，只是守著本分營生度日，後來善終。可見人生一世，再不可自恃高強。那自恃的只是不曾逢著狠主子哩！有詩單說這劉東山道：

生平得盡弓矢力，直到下場逢大敵。

人生休誇手段高，霸王也有悲歌日。

又有詩說這少年道：

英雄從古輕一擲，盜亦有道真堪述。

笑取千金償百金，途中竟是好相識。